

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繞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却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

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曾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揚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

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

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皆在處。只是

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而者分明迸贅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

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翳體察警省也。○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

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

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心。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着。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

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

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問推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

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爲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

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

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怒之萌。學者固當

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安。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二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

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

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明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

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

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此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旣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曾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已以存心養性

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徃徃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



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

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為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

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

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旣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此少。都滋潤不得。故

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

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言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

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

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已物也。○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先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

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

道。知之深而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

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荅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

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實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

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荅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

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凜。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

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况下此者哉。○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

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槓填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

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

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

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以下論言。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盡。乃是學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昏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

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鞀。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曾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

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

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

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

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八
十五
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

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

感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

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

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

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

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
虛心靜慮為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
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曾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
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
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
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
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鈇汞龍虎。皆是我身內
之物。非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
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
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

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
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
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
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
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
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至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

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以爲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

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揆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曾。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

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
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
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
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
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密若拘滯
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
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
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至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
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

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
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
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
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
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
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
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
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
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
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靜事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

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

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

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二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

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

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

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
正欲速不得也○荅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
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
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
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
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
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
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言之適越者不知東西
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

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
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
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
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
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
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
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
於己○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
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聖
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

天下之事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饒饒。而真

實體段元不會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為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着玩索。日格

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

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



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

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歎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并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其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其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聲○明同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其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

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論克己○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虚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

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救。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塔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

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問克己功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功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

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己。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

性理大全卷四十九
七
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矣。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問：子張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

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輓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

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汗下。

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以下論改過

○行之失莫

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

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有過必

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徙。以爲如制驛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

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

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答蔡季通

書曰。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徒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恚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恚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

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

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以下雜論
處心立事

○有志之士，不以

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

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
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
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
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
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
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
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
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
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

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
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
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
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
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
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
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
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
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
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

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即死。今日萬鐘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其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執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己有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怒興。

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

各司其職。以辦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

方得○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己甚事。○人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末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

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俞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糲糠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賤之而已矣。○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偽。○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問避嫌是否。曰。合

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入當薦舉之却緣

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那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

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豈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相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未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殫志。營營以求之邪。其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

己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不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

謀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蹟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

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

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嫌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

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

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

凡聖賢前輩

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

所存者實

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信其如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

所當信

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不可信恥其所當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為不可信恥其所當

恥

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為恥而不以官職不持身如人服飾費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恥持身

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

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

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巧言令色。已人欲勝。夫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

乎。○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轄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有不虛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虛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以下理欲義利

君子小人之辨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人於

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

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

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

而致怨仇。○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

惟義利而已。○孟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



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豪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

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

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

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刀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一
三
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

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

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

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腳。與他捱捱得一豪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

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見亦往往

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毋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

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

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憤憤。問。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

性理大全卷五
七
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

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鏢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

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偽。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為。曾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迤。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曾中

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為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曾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上云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晏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為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為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曰頃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關闕。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

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

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

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豪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

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

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
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
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
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
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
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
○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
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
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
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

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
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如閑也有箇道理有
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播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
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
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
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
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
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
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
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

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豪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

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入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

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

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泠底水。緣何有此。○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慾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一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田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思分曉。惟曰。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不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糊。苟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

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

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

理減却一分人欲○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人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為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

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胷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

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豪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

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豪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審。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爲天理。無理無節。即爲人欲。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水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是乎興。己亦豈能享其利。

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豪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豪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豪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恤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

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捨白薰猶共器猶必捨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以下論出處○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

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趨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

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無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無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己。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

能嬰之哉。○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教是。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自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



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言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

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

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

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

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

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為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為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為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迨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只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

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室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開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比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

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躡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俛俛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

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

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

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

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

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功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

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

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踴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

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
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
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感
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
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
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
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
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
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

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
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
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
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
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
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天下道理自平易。
簡直入於其間。只是為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
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
些理。其能幾何○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
未到。而今只是而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

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

秋只是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甚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

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飶。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着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

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稍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為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

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齊。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

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其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

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

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

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

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誣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被之久爲。豈非學者

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一貫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成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

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

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拯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

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

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

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熹竊類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

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

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

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

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增損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正不與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

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

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醜謂縱酒喧博。謂賭博。

財物。鬪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皆非。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

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詐人於

端。榮惑。眾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

無狀。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交易

而傷於。括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犯約之過。一

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

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二曰、交非其人。庶但凶惡及

游惰。無行。眾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二曰、游戲

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

惰。謂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疎。野。及

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四曰、臨事不恪。主

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事

廢忘。期會後時。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

者。右伴過矣。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

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

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

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

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

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曰

以上在父行者。

長者謂長於己十歲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

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曰幼者謂少於己二歲造請拜揖凡

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

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幘頭公服腰帶靴笏

鞋唯四孟通用幘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此

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

去免即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榜子長者歲

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

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唯門狀名紙同上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

背子可也敵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

通名凡往見人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

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

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

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

者幼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

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則

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

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

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見則特拜退則主

人請就階上馬

送行則主人

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

名主人具衣冠以俟

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

報禮則再拜謝

則止之

退則就階上馬

客徒行之外送亦

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

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

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

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

避之

凡徒行過所識

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

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

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

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

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於幼者則不

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

禮薄則不

他客則不可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

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

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

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

齒異爵謂命士大夫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

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

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

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

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

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

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

水火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

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

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

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

器用。及為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

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

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

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欄衫。素帶。皆以白生具酒

果食物而往奠之

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亦變而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及葬又相

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其如贈禮及為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吊之曰凡喪家不可具

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

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

之唯至親篤過替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

友為然

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富糾集者督其

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患

難相恤思難之事七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

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三曰疾病則

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四曰死喪則則助其幹辦五

曰孤弱或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婚其出內

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眾人力為之辨理若

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官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

或其家因而失所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計大不

者眾共財濟之八曰當救恤者其家告

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

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

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

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飯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閑處先以長少序

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最尊者與齒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向立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約正以之年推之後致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

再拜

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

唯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

退北壁下南

向東上立

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

退則立於尊者之

西東上

此拜長者拜時唯尊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

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

上

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

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

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

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

同列未講禮者初頃之

約正揖就坐

約正坐堂東南向約正坐堂西南向約正坐堂東南向約正坐堂西南向

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

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

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

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

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

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

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狎僻悖

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南軒張氏曰一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

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

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

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

要強自開闢。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闢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讀書且摸得心路直。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入

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問之。不服。是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斲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

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然。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

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
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

人倫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此心。

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

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今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

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
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
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
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
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
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
正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
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
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
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

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
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
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
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
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
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
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
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
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
見。婦難知。所繫其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

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其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

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

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

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

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

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

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

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

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六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其師傅。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傅。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

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人同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吊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

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

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財。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

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

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

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

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

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一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粟直溫之教。

典之於藝。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

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問世有以



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

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

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
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
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
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
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
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
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
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

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
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
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
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
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
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

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
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
有自家身已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
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
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刷
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
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虚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
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
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
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
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
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
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
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
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
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
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
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

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曾寬間不可貪多○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

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

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

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嶮峴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

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

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顛顛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

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摸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

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豪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緊事。然他大段

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骨。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哀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

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
瑒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
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
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
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
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
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
過了。故下梢頭。儼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
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
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豪釐。以千里方可。○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
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
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
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
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
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
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
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
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莫見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改改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及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

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

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

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

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着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要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

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

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
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
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
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
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
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
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
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

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
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
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
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
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
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
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
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
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

書優柔厭厭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
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
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
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
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
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
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
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
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
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虚心讀書切不可

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
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
却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
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
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
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問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
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聾牙
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就那一段

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此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

事。如用兵相殺。爭得此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

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
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
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
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
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
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
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
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

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
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
多是卒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
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
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
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
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
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
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

一撞百碎○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

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

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曾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揚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胃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

道理漫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陜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折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

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柰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三
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
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
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
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睚將去。不解得不成。
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
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
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
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
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
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

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
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
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
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
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
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
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
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
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
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

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

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只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

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主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令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其及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



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

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

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

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

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